

采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金枝与光芒

徐鲁



2024年初夏时节,我在山东日照市莒县浮来山上,瞻仰了那株迄今已有4000余年树龄、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树”的古树。老银杏树主干周长约16米,需七八个成年人方能环抱,树高约27米,整个树冠遮阴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数千年风雨雷电、沧海桑田,若非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株老树仍然能够枝繁叶茂,挺拔和苍翠于天地之间。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以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包容力,开启了越几千年史册视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发展,虽然饱受挫折,却又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不断地浴火重生,就像那株古银杏树一样,枝叶纷披,挺拔于天地之间……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华文化强劲而有力的支撑。从5000多年文明厚土里孕育和涵养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一无二之智慧、风骨、气度和神韵,不仅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子孙的面貌、骨骼与精气神,也从内心深处培养了中华民族和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崇高的精神追求,与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品质如影随形、神魂相契,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宝贵的

“精神基因”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丰饶多姿、光芒熠熠的故事素材,是一座取之不竭、常出常新的出版“宝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正是对这座“宝库”的深挖结果,是童书创作和出版的一项大工程。

从方便儿童的阅读、启蒙与接受的角度考虑,这套书把丰盈繁复的优秀传统文化,细分为文明成就、文化常识、传统美德、经典故事、文化名人、人文地理等几个小系列,在每个小系列里,再选取最具代表性、最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孩子们提供的一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门书”,也称得上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百科”。

例如,在“文明成就”系列里,有古代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千年都江堰等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杰出创造力的发明与创造成果的故事;在“传统美德”系列里,有愚公移山、孔融让梨、苏武牧羊、精忠报国、闻

鸡起舞等千百年家喻户晓、润物无声的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在“文化名人”系列里,有孔子、孟子、庄子、墨子、屈原等一代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文豪的故事……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形色色、包罗万象、气象万千。既有悲壮的历史故事、浪漫的神话故事、温暖的美德故事、夸张的幻想故事、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等,也有忠贞报国的英雄故事、锲而不舍的创造与发明故事、启智励志的智慧故事,还有像二十四节气这样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生活智慧的风俗故事。这些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株老银杏树上的金枝与佳果,自带光芒与果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这些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口头上、书本上、舞台上或电影、电视剧甚至卡通游戏里不断地被讲述着、上演着和传颂着。面对这些故事,我们这一代作家、插画家和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关键是如何“讲好”它们。如果连自己最优秀、最传统的文化故事都讲不好,那我们就不但辜负和愧对了创造了5000余年中华文明的历代先贤,对当下和未来正在成长的一代代中国孩子,也是一种失职和失责。

作为文字作者之一,我有幸参与了这套绘

本的创作,写了《古代丝绸之路》《千年都江堰》《愚公移山》《闻鸡起舞》《单衣顺母》《精忠报国》和《管鲍之交》等多个故事文本。其中像《古代丝绸之路》《千年都江堰》这样讲述文明成就的故事,限于3000字以内,其他的美德故事、经典故事,一般限制在1500字以内,这样的篇幅,对习惯于长篇写作的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在创作时,先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史实不虚,细节不拘,描述得当,文字清丽。在这个前提下,我再努力去把每个古老的历史故事,写得符合一个现代图画书故事的风貌与样式,比如,有图画书明快的节奏感,有人物和场景的宏观描述与细节凸显(远景与近景),有简洁的人物对话,等等。所谓“创新思维”,我体会,就是要给古老的故事注入现代的光亮,或者说是用清新明快的语言,用今天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去擦拭和点亮古老的传统故事的灯盏,让它们放出更加明亮的光芒。

仅以重述《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文本为例。我的故事开头是这样的:“每天清晨,太阳高高升起许久,山脚下愚公爷爷家的茅屋还是黑乎乎一片,看不到半点光亮。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讲述才比较符合现代图画书的叙述方式,也比较贴近今天孩子的阅读心理;中间写到愚公带领全家老小、日夜挖山不止的过程中,我又分别写了这样两句:“日复一日,春去秋来,山上山下飘起了金黄色的落叶……”“冬天来了,白雪覆盖着高高的太行山和王屋山……”这看似是“闲笔”,其实是叙事细节(也是绘画近景)的添加与补充。画这个故事的绘

画师刘静,显然是十分默契地领会了我的意图,所以用了两个非常“写意”的跨页,一是在风中漫天飘舞的落叶,一是在茫茫天地间飞舞的雪花,分别呈现了两个不同时空的景色,给古老的故事注入了浓郁的抒情气息。身为今天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华夏子孙,焉能不知晓自己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根脉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是一套“培根铸魂”的书。这套书能够帮助孩子们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气度与神韵,涵养孩子们坚忍不拔、顶天立地的精气神,习得和传承中华民族的种种传统美德与高尚品质,引导和帮助他们去认识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与人生真相,从而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做一个自信、自立、自强不息的中国人。

当下,碎片化阅读成为很多人的主要阅读方式。“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2分钟看完一个视频”屡见不鲜。

有人认为是碎片化阅读并不是读书。因为这样的阅读会让人难以把握书籍所要传递的完整和全面的内容,容易让人失去思考,或没有思考的时间,难以通过分析、归纳而汲取其中的营养。就像人们吃食物,如果没有经过肠道,尤其是小肠细致深入的吸收,人难以获得丰富的营养。

培根曾说过,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但他并没有评说哪一种读书才算是正式的读书和好的读书,因为凡有所读,皆有帮助。

一方面,碎片化阅读的存在和扩大是基于数字和通信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便一本薄薄的书,也会有携带不便之处,而且有些人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时间,因而手机接收的碎片化信息和书籍,以及琐碎的阅读方式就成了今天不少人阅读的主流。

事实上,碎片化阅读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对于一般人还是专业人员,碎片式的“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可以让人至少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和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对不同的人

碎片化阅读也是阅读

张田勤



当然有不同的效应。对于一般人,是一种启蒙和常识普及,对于专业人士,也可能是一种线索,会让其再深入查阅并在后续的时间里详尽阅读,从而准确把握原著的观点、观点、思想和内容,经过分析和推理,再加上实践经验,形成自己的看法。

对于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的鸿篇巨制,有上下两卷,共五篇三十二章,即便是有时间的专业人士,也未必能从头至尾卒读。但是,如果有人把它归纳总结了,只用几千字、几百字或上千字介绍它的主要内容,即: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个人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而对第一卷劳动分工论的总结是,劳动的分工能够大幅度提升生产力,越是精细化的分工生产效率越高。劳动分工源于人的天性、人的语言交流、生产力发展剩余产生后的必然结果……知道这样的知识,让人多少有些获益。

大多数读者读到这样的内容和观点尽管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也足够了,可能只有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和市场的,才会仔细研读全书。一则,普通人没有必要知道亚当·斯密是如何论证他的观点的,二则,对于读书的实际效应以及书中所说的观点是否正确,是不能从书本本身获得的,因为,“读书并不以用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

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的流行也在于,要感谢那些书评人,尤其是把深奥的大部头著作拆解、归纳和简化的读书人,能把一本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书提炼成上千字或几百字,不只要有深厚的功力以及对一本书的准确理解,还需要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样的工作,纯属于启蒙和知识(信息)普及,这其实也是一种努力和付出。

当然,碎片化阅读并不会要求人们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全面了解,可能会漏掉很多重要内容与营养。但是,对于一般人,有这样的碎片式营养也够了,因为他们可以从各种大量的碎片化阅读中获取多方面的营养。至于碎片化内容是否正确,读书人会在以后的时间通过其他的和相关的碎片化内容来比较,而且,对于使用书中所讲的内容,更主要是靠书籍之外的实践。

碎片化阅读的另一个好处是,对于那些望而生畏的大部头书籍,可以降低门槛并让读者克服畏难心理而获得实际上的收获。那些5分钟教你学会编程和剪辑的阅读,如果照着书或短视频的步子去做,就会发现其中的操作有点类似于复制粘贴的傻瓜操作,几乎毫不费力。这实际上也是科技产品傻瓜化的一个原则,可以使得某些科学观念、科学素养得到普及,也使科技产品得到普及和广泛应用。

只要能读书,就是好事,无论它是碎片式还是正襟危坐式,更何况碎片化阅读也不失为读书多元化、通俗化和知识信息普及的一种简单实用和有效的路径。碎片化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和营养,并且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识,它已经广泛而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接纳而非拒绝,并且在接受的同时去芜存菁。

题图摄影:冰梅

想起华兹华斯

郝岚



鸽屋



华兹华斯在赖德尔斯山的故居

几乎一半都与诗人有关,又有一半都会印着他的名句“我独自游荡,像一朵浮云”,仿佛华兹华斯一生只写了这一句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远没有伦敦全球剧院对莎士比亚这一“品牌”潜力开发的热情。比起他后来的居所,鸽屋只是一栋惹人怜爱的石头房子,简朴、玲珑。依势上得半截小山,是当年多萝茜避雨的茅草亭。从这里望下去,石头房子繁花盘结,美得从容。室内的装饰还残存着某种中世纪的风格,想想当年小小的客厅里,爱默生和霍桑都曾与诗人谈诗论文,旁边应该炉火噼啪,烛光摇曳。

晚年的华兹华斯住在赖德尔斯山,今天的故居里还留着当年的气息,细腻的瓷器,诗人的手稿、书桌。居所外有一条白色长椅,阳光正浓。眼前是一株茂盛的枫树,秋天还远,叶子仍然欢快地绿着。远处的峰峦衬得云白湖蓝,树影摇曳间不远处山脚下的瑞德湖水,粼粼地映着点点阳光,偶尔会有鸟的声音。阴影与光线的游戏,色彩对视觉的挑战,让自己心里只是恨:恨随身没有带水笔,可以亲手描绘带颜色的风景;恨手边没有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集,可以坐在这里饱读整日。

湖区的美景于我,终究是身外之物,离开随之遗忘。五月月之后的一天,我挤在晚高峰的公交车里。车窗外,城市的空气浮躁。不知为何突然想起那日坐在华兹华斯故居长椅上的场景:阳光、湖水、山峦……那一刻,时光回转。你知道吗?华兹华斯的“本职工作”只是那个郡的税务官,当年诗人从无聊的公务中抽身,叫上多萝茜,好天时去散步,在草地上闲谈、读书或者构思诗篇。我想,没人比“华兹华斯”更适合赋予一位诗人,因为这个姓氏,字面意思是“字字珠玑”。湖区的旅行纪念品商店处处可以看到华兹华斯的影子,塑影的盘子、十字绣、书签、明信片,

白,一座城的如画留白;是一片空间,一座城的想象空间。我想过,这座城来过范仲淹,来过孔尚任,却没来过李白、杜甫、王安石、欧阳修……他们在江的对岸止步,在江边吟诗散步,江月曾经照何人?只留下江水流逝后的怀想。

通江街怀想

王太生



通江街,如何“通”江?或许会有一条鱼,往远处游去,往深水区游,它一直往前游,游过天河,最后游进江。一个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芦荻萧瑟的水边支一张网。他在静静守候,守候那江鱼应声落网。一张网,会捕到江里的鱼。江鱼与河鱼,还是有区别的。

雨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密密下起来,晶亮的雨丝打在麻石路面上,溅起一层淡烟。石板街上有天青色,有人打伞,行色匆匆,身

影消失在树影空幻处。一个外乡客,走过这条街,如果他想望江,那他可能失望,长长的麻石老街两侧,有的只是老屋旧宅,门楣吱呀的寻常百姓人家。江还远着呢,有三十里水路。坐船,得小半天,喝茶、赏风景,节奏慢悠悠。但通江街的存在,它就是古城里的一条普通街巷,却又给人一个有弹性的猜想空间。

通,有顺畅、通达、够着的意思。通江街的“通”,是气流贯通,水流贯通,大河浩荡。畅达的水,一直往前流,能够到达任何地方;也隐喻有水,可流淌四面,通达八方。在通江街望“江”,还望到什么?看到日头光影慢慢地移过墙头,投射在一座老房子上面,房子的檐下有一扇窗,窗里站着一个男人,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口,只有他的眼

珠转动时,才知道里面站着一个人。窗口是一幅肖像画,这个男人站在画框的中央,这样的场景构成通江街老百姓的人生百态。

在通江街望“江”,虽望不到江,但是却看到一堵老墙上爬满了凌霄花。老墙斑驳的风痕水渍如地图,凌霄花娟秀、艳丽,一袭轻盈,随风灵动,姗姗可爱。老街、老墙,也因有了凌霄花这种植物而立显生机。

生炉子的烟,是这条街上驱之不去的人间烟火。那些烟,或浓或淡,飘飘悠悠,从街的那头飘到那头,飘到街的尽头,消散在那一片水泊之上。

叫卖的吆喝声,也是巷子里经常出现的声响。这样的一种市声,显示着小城的农商属性。推板车的小贩,卖些山羊、胡萝卜、香瓜、菱角等小城周边乡村特有的土产,比如菱角,要买城河里的六角菱,山羊要买坝爪(水边凸伸出的田块)上的。

一条街,折射出水文、方位、风情、文化与地理。一座城,因此而水意潺潺,灵动有序。君不见江,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得到江的存在,水流的婉转浩荡。从这个意义上说,行通江街,乡人意蕴翻涌,虽不亲见帆樯动,胸中却藏万流涌。地名、街名,包含一个地方的心思与向往。心连无穷处,该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体验。

题图摄影:晓凌

津门名家谈艺录(四)

姜毅然：线条也须富有情感

章用秀

姜毅然先生是我的忘年交,先生在世时,与我无话不谈,麟鸿频数,交往甚密。对于中国画,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曾专门向我谈到他对白描画的认识。他说:“白描源于我国古代的‘白画’,是中国的一个独立的画种,既然是独立的画种,自然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双勾填彩’的双勾。白描是用墨线勾勒物象的轮廓,不着颜色,或部分施淡墨渲染,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线条既需简练又明快,突出表达了对象的立体感和质的软硬特征。北宋李公麟擅用白描画人物,南宋赵孟坚用白描画山水等。其后画白描的代不乏人。明末陈洪授所作白描仕女、花鸟、草虫所法李公麟,造型较为夸张,富有装饰美。清末任熊、任薰及弟子任颐均善白描人物、花鸟,下笔雄健,法出陈洪授,但装饰趣味更浓一些。”

姜先生认为:“既然白描是用不同的线条来表现各种物体的形态神情,就必须着意于用笔。‘笔以立其质’,也就是‘六法’中的‘骨法用笔’,这是绘画艺术表现技法最基本的方面,用笔初画白描自然先研究执笔之法。执笔是和书法相同的,‘指实’‘掌虚’‘笔直’‘腕悬’。我国书画是同源的,如书法下过功夫,画白描就方便多了。白描用笔要方圆并见,侧锋、中锋变化很多,如长短、曲直、粗细、疏密、转折、顿挫,笔势生动灵活,回旋飞舞,不死不板流利婀娜而又刚健,不露锋芒,变化而又统一。切忌排比、软弱、粗野、紊乱,要有节奏韵律感,即线条本身也须富有情感。”

姜先生对白描画的深刻领悟,使得他的白描画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姜毅然白描花卉集》曾两次出版,刘海粟、张伯驹、周汝昌等人激赏不已,纷纷为之题诗赞词。这部白描花卉集收入了姜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写生基础上精心创作的148幅白描花卉画。他的这些白描花卉表现技法极其高超。他根据白描是用线条表现物体形态这一基本特点,着意于用笔,依照描绘对象及其不同部位的特征而变化,点划孕育着情感。张伯驹先生对姜先生的白描画颇为欣赏,调寄《人月圆》,有“万紫千红春何处?一瞬镜中看”之句,以表赞叹。同年84岁的刘海粟先生也赋诗赞曰:“瑶台月下逢,一霎过春风。何用著颜色,本来即是空。”(《己未春题毅然画师白描花卉》)



沽上丛话